

文物上的钟馗

钟馗是年画里的常见题材,在古人心中,这位相貌丑陋的“天师”象征着斩妖除魔、祛病消灾,因而在民间广受供奉。虽然“钟馗捉鬼”仅仅是一个神话故事,但历代艺术家和工匠们却很喜欢描绘和塑造钟馗,他们的作品流传千古,使得钟馗形象深入人心。



清康熙粉彩钟馗醉酒像



《钟馗嫁妹图》(局部) 颜庚

张之洞与武汉

光绪十五年(1889年),张之洞被清廷任命为湖广总督。是年冬,他到武汉走马上任,自此与武汉结下不解之缘。在武汉,张之洞做了五件大事:一、修建了一座钢铁冶炼厂,定址汉阳。这是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钢铁联合工业,先于日本,为亚洲首创。二、修建了一条京汉铁路,北至卢沟桥,南抵汉口,实现了“沉沉一线穿南北”。三、修建了一个枪炮厂,因地处汉阳,后称汉阳兵工厂,以制造步枪闻名天下。四、修建了一座织布厂,从而缓解了部分寒士的衣着困境。五、大兴教育,先后开办了自强学堂(武汉大学的前身),农务学堂(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),工艺学堂(武汉理工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、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)。正是张之洞的这番惨淡经营,武汉方才发展成清代后期洋务新政的重镇,为世人所瞩目。而他本人,则与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一道被称为“晚清中兴四大名臣”。不仅如此,张之洞在经学、目录学乃至书法方面颇有造诣,有《轺轩语》《书目答问》等著作行世。

张之洞何以有如此成就?据说与他父亲行善有关。他的父亲叫张瑛,是清代道光年间的一位举人,曾任贵州兴义府(今安龙县)知府,为官三十余载,颇有清名。张瑛重视教育,对读书人尤为关注,相传每逢午夜,他必令两人巡城,一人提灯笼于前,一人挑桐油篓随后。凡见有挑灯夜读的人家,两人便敲门进去,一边说“府台大人祝相公读书用功,获取功名”,一边往灯中添一勺桐油。后来在这些加过桐油的人家中,果真出了不少举人、进士。张瑛每晚给儿子张之洞添桐油的次数和分量,肯定不会和普通人家一样,不然的话,张之洞岂能十六岁中解元,二十七岁中探花,继而连连被朝廷委以重任,在政坛上有所建树呢?

后人探索“加油”一词的源头时,理所当然地将其定格在张瑛的“加油”之举上。一段“加油”的逸闻最终演变成或励志或鼓舞或助威的口号,无论是谁,只要一听到这个口号,心中满是力量。可以想象,当年张之洞在武汉建工厂、修铁路、办学堂时,声声“加油”一定响彻云霄。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以“捉鬼”闻名于世

既然钟馗是一介书生,那么他又因何与“捉鬼”产生联系呢?据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称:唐玄宗李隆基一日入梦,梦中被小鬼围追。正值惊骇之际,忽出现一大汉,此人身材魁梧、勇猛异常,自名“钟馗”,举手间便将小鬼逐一捉拿、吃掉,解了李隆基一难。

对于此说法,宋代科学家沈括持怀疑态度,他在著作《梦溪笔谈》中提出了另一种观点:“钟馗之名从来亦远矣,非起自开元之时”。据考证,北朝有一著名官员尧暄,其人本名“钟葵”,字“辟邪”,据此有学者认为:“馗”与“葵”谐音,加之尧暄表字“辟邪”,所以后人附会出“钟馗捉鬼”的故事。

不论事实如何,钟馗确已成为百姓心中的“捉鬼大神”,许多古代画家亦对此深信不疑。清代画家华岳曾于清乾隆年间绘制了一幅《钟馗秤鬼图》,该作纸本设色,纵约137厘米,横66.8厘米,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画里的钟馗气质儒雅刚正,被绑缚称量的小鬼则丑陋惊恐,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,突出了“邪不胜正”的主旨。场景中所绘人物皆刻画细腻,面部神情尤为精致,极好地表现了正、邪人物不同的心理特征。此图笔墨苍秀,气韵生动,当为华岳晚年人物画佳作。此作有画家自题“壬申秋七月于解弢馆拟唐人笔意,新罗山人”,钤“华岳”“秋岳”白文方印,鉴藏印有“岑仲陶家珍藏”“莱臣心赏”“虚斋审定”“太一素道人”。

“钟馗嫁妹”唱段

我国不少地方戏中都有“钟馗嫁妹”的唱段,说的是:钟馗有个同乡好友杜平,为人乐善好施,曾馈赠银两助钟馗赴试。钟馗死后成了“鬼王”,他为报答杜平的恩义,遂亲率鬼卒于除夕时返家,劝说自己的妹妹嫁于杜平。

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幅题为“颜庚”所作的《钟馗嫁妹图》。颜庚其人在历史上缺少记载,其画作仅存这一幅。从创作风格上看,该作品应为南宋至明时所绘,学界以持元代意见者较多。

《钟馗嫁妹图》纵24.4厘米,横253.4厘米,绘钟馗嫁妹、众鬼前呼后拥的诙谐景象。画面前段绘9个小鬼手持锣、斧钺、钢叉等物,正嬉笑玩耍;中段绘3个鬼怪提扛重物;后段绘一鬼牵牛,“钟小妹”侧坐于牛背上,含笑看着后面酒醉、被众鬼搀扶骑于驴上的钟馗。画里“钟小妹”面目刻画柔和,脸庞饱满,柳眉凤目,樱桃小口,神态娇媚。从身材上来看,画家勾勒的“钟小妹”身材苗条,削肩细腰,有弱不禁风之感,体现出一种世俗化的美。“钟小妹”身后一鬼正在赶牛,队伍末端还有3个鬼,正敲鼓吹笛。除提扛重物、服侍钟馗的鬼奴之外,其余的鬼怪应为“钟小妹”出嫁时的乐舞队或戏班之属;而画面最末的吹笛鬼怪,头上插有一支雉尾,相当醒目,可作为判断此画年代的依据之一。

此画前有明代文人黄辉题“闲游博戏”四字,落款“辉”,卷后有明代文人吴宽跋语:“老馗既醉髯奋戟,阿姨新妆脸如漆。牛舆先后将何之,往往徒御皆骨立。开元天子人事废,清宫欲藉鬼雄力。颜庚毋乃好幽怪,丑状奇风尚遗迹”。另有吴宽题画诗,并有“安国”“成勋”等鉴藏印。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“辟邪消灾”的“钟馗画像”

自古以来,我国民间常于立春、谷雨、端午等节气悬挂“钟馗画像”,名曰“钟馗赐福镇宅图”,借以“镇宅驱邪”、保佑平安。画里的钟馗形象分为两种,一种顶破帽,衣蓝袍,束角带,虎背熊腰,豹头虎面,龙额鱼眼,脸上大把虬髯,威武果敢;另一种身着朱红色官服,头戴乌纱帽,一手仗剑,一手持扇,脚踏恶鬼,或有小鬼在旁为其提印、撑伞、背葫芦。

历史上关于“钟馗画像”的记述,最早源自唐代宰相张说所作《谢赐钟馗及历日表》,文中写道:“赐臣画钟馗一及新历日一轴者。猥降王人,俯临私室,荣钟睿泽,宠被恩辉,臣某中谢”,这是在感谢唐玄宗李隆基赐给自己“钟馗像”一事。宋人罗烨在《醉翁谈录》中亦有对民间张贴“钟馗像”的记述,称:“至今人家图其形,贴于门壁”。时至清代,民间有一则关于“钟馗像”的诗文广为传颂:“面目狰狞胆气粗,榴红蒲碧座悬图。仗君扫荡妖魔技,免使人间鬼画符”。

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有一幅典型的“钟馗图”,即《钟馗夜游图》。该作为明代画家戴进所绘,绢本设色,纵约190厘米,横120.4厘米,款署“西湖戴进”,钤“静庵”印。此图画钟馗在众小鬼拥抬下雪夜巡游,四周山石披雪,草木萧瑟,透出阵阵寒意。此图运用“钉头鼠尾”描法,线条劲健,顿挫有力。众鬼嬉皮笑脸、形容猥琐;而钟馗目光犀利,有威严震慑之态。画面背景大面积以淡墨渲染,突出夜色,并且衬托出山石积雪的状态。

“奇丑不第”的科举才子

钟馗虽为神话人物,但学界普遍认为历史上确有其人。据成书于明末清初的《历代神仙通鉴》记载:钟馗系“陕西终南人”,少时即才华出众。唐武德年间,钟馗赴京城应试,却因相貌丑陋而落选,愤而撞死于殿阶。唐高祖李渊闻之动容,遂赐以红官袍安葬。古代文献中还有关于钟馗生平的另一版本。据说钟馗生于唐高祖武德年间,长于太宗贞观年间,于唐高宗永徽年间入长安科考。钟馗虽然中第,但因相貌奇丑,为武后所不喜,所以未受官职。钟馗抑郁归家苦读十载,以期高宗遣诏,但始终未能如愿,心灰意冷之下,他便于唐高宗调露年间出家为道,云游天下。

关于钟馗“奇丑不第”的故事流传甚广,民间有时会供奉身着官袍的凡人钟馗造像,意在表达对钟馗怀才不遇的同情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只制作于清康熙年间的粉彩钟馗醉酒像,它高16.8厘米,底长约29厘米。只见钟馗依山石而坐,头戴黑色软冠,身穿朱彩描金海水云龙纹蟒袍,腰系黄色丝带,足蹬白底黑靴。钟馗左臂倚着一仿宋官窑酒坛,右手持杯,两眼微闭,醉意朦胧,自得其乐,背后有一红蝠纹瓶。山石后侧刻明文“康熙年制”四字楷书款。此摆件人物生动传神,釉彩浓淡相宜、华美自然,富有生活气息和人情味,钟馗的醉态让人觉得和蔼可亲、诙谐可爱。

清代彩瓷塑像以三彩居多,粉彩少见,粉彩钟馗像更为稀有。此摆件里的钟馗正是以传说中的科举“探花”形象塑造,他在这里是象征迎福纳祥的“吉祥神人”。据了解,此像在清宫旧藏中颇为著名,曾被尊为“库神”,享受供奉。清朝末年,此像流出宫廷,后被发于北京隆福寺,继而购回。